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Here is Very Quiet at Dawn

[苏] 瓦西里耶夫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VIDEO CD

附赠原著

完整电影VCD

¥ 14.00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ISBN 7-80179-152-5



9 787801 791528

Chapman's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瓦西里耶夫 著

李钧学 张敬铭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苏)瓦西里耶夫著;张敬铭,李钧学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 ①这… II. ①瓦…②张…③李…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13 号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译者:张敬铭 李钧学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3.375

字 数:4766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2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52-5/I·005

定价:375.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一九二四~)是苏联著名作家,出生在斯摩棱斯克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受到部队生活的熏陶。在上九年级时,卫国战争爆发了,他志愿奔赴前线。一九四三年负伤伤愈后进装甲兵军事学院学习,一九四八年毕业,任工程师。一九五六年结束军人生涯,进了著名剧作家包戈廷的电影剧本写作讲习班,从此开始专职创作。一九五四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作品题材广泛,主要是卫国战争题材、当代生活题材、历史题材等,其中以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成就最为显著。瓦西里耶夫是从创作剧本、电影脚本开始写作生涯的,因此他的作品带有戏剧和电影的特色,结构严谨,情节紧张,语言简洁。由于作者立意高,创作手法独辟蹊径,故而他的作品总能以高昂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动人心魄。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瓦西里耶夫的成名作,创作于一九六九年,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喜爱。小说在几年内相继被改编为歌剧、话剧、芭蕾舞和电影,获一九七五年苏联国家奖金。小说描写的是一九四二年卫国战争中的故事,准尉华斯科夫“无奈”接受了上级指派来的两个班的“兵力”(虽然是一些“不喝酒的”,却全是些穿短裙的年轻女兵),他要指挥她们守卫一七一会让站设施。一时间女兵们驻扎下来,就在尚未习惯这野战生活的当口,出乎预料地碰上一股德国法西斯侦察兵。她们本可以放过这些鬼子,守住阵地设施就可以了,然而正义和敏感要她们既守住了阵地设施,又以五个姑娘(战士加指挥员)的力量与敌人周旋,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一七一号铁路会让站上，如今只剩下十二户人家，一间消防棚和一座本世纪初用加工过的大圆石垒成的又矮又长的仓库。上次空袭的时候，把水塔炸塌了，过往的列车便不在这儿靠站。敌机虽然停止了袭击，但每日里仍来车站上空盘旋。指挥站在站上保留了两挺四管高射机枪，以防不测。

这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车站西面，交战双方都修建了覆盖层厚达两米的地下工事，阵地战打得难解难分，每逢空气湿润的夜晚，便能听到那边传来隆隆的炮声。东面，德军昼夜不停地轰炸运河和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铁路。北面，两军殊死争夺海上航道。南面，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仍在顽强抵抗。

这儿倒是个疗养的好去处，战士们过着清静空闲的日子，一个个都像洗了蒸气浴似的，浑身疲软无力。这十二户人家里，小媳妇和小寡妇还真不少呢。她们神通广大，不管用什么原料都能酿制白酒。当兵的新来乍到，头三天先蒙头大睡，稍带摸摸情况；到了第四天，就准有哪户人家过命名日了。于是，车站上空那股诱人的土产佳酿的芬芳，就什么风也刮不散了。

会让站的军事运输指挥员，双眉紧锁的华斯科夫准尉，为此接二连三地给上级打报告。等报告打到第十份，上级照例给他一顿训斥，然后把半排快活得忘乎所以的士兵调走。此后，军运指挥员还能勉强对付上一个来星期，但随之一切便故态复萌，简直跟以前一模一样，到头来，准尉只用把过去的报告照抄一遍，改几个数字和姓名就行了。

“你尽抓鸡毛蒜皮的事！”少校看了几份新近的报告之后，亲自下来了。他大声呵道：“没完没了地打报告！你不当军运指挥员，倒成作家了！……”

“请您派不喝酒的来吧。”华斯科夫执拗地说。凡遇到粗声大气的首长，他心里总有点害怕，不过他还是像教堂仆役那样喃喃地说：“派不喝酒的来吧，还有那个……就是有关女人的问题。”

“你要我派老公来吗？”

“您比我有见识。”准尉怯生生地说。

“得啦，华斯科夫！……”态度严厉的少校也激动起来，“给你派不喝酒的来，有关女人的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过，准尉，你可得留神，要是你连这样的士兵也对付不了的话……”

“是。”军运指挥员木然地答道。

少校带走了那帮经不住诱惑的高射机枪手，临走前他再次向华斯科夫许诺，要派那些一见裙子和私酒掉头就走，比准尉本人走得还快的战士来。可是要实现这个诺言，看来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三天过去了，连个人影儿也没见着。

“问题不简单哪！”准尉对女房东玛丽娅·尼基弗罗芙娜说，“派两个班——差不多得找二十个不喝酒的。就是把整个方面军都搜罗遍了也不一定凑得齐……”

然而他过虑了。因为第二天一早女房东就告诉他高射机枪手来了。她的腔调中有股怪味儿，可是准尉刚睡醒，晕乎乎的，没听出来，光是问了一件他所忧虑的事：

“有指挥员带队吗？”

“不像，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

“那就好！”准尉生怕别人夺了他军运指挥员的职位。“两个人掌权——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啦。”

“您先别高兴。”女房东难以琢磨地笑了笑。

“要高兴也得等打完了仗。”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颇有见识地说罢，戴上军帽走了出去。

他一出门就傻眼了：房前站着两排睡眼朦胧的姑娘。准尉起先还以为自己睡昏了头，眨了眨眼仔细再看，战士们的军上衣在士兵条令上没有规定的部位依然高高隆起，而且船形帽下居然露出

一缕缕颜色和发式各不相同的髻发。

带队的女战士呆板地向他报告：“准尉同志，独立高射机枪营五连三排一班、二班奉命前来保卫设施，听候您的指挥。副排长基里娅诺娃中士报告。”

“原来是这——样。”军运指挥员的回答完全违反了条令，“嘿，到底找着不喝酒的啦。……”

这一整天他都在不停地挥舞着斧子，因为女高射机枪手们不肯在女房东家住宿，而要在消防棚里搭铺。姑娘们搬运木板，送到他指定的地方，边干活边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准尉沉着脸，不搭腔，恐怕有损自己的威信。

等安顿好了，他宣布道：“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准离开驻地一步。”

“采野果子也不许吗？”一个棕红头发的女兵马上追着问了一句。对她，华斯科夫早就注意了。

“野果子还没长出来呢。”他说。

“那么，让采酸模吗？”基里娅诺娃问，“我们离不了热汤热菜，捉尉同志——要不，我们会瘦的。”

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将信将疑地朝那一件件绷得紧紧的军上衣扫了一眼，但还是答应了：

“可是不许过河。河滩地里正好有的是酸模。”

会让站风平浪静了，但是军运指挥员并不因此而轻松。这群女兵都是爱吵爱闹的调皮姑娘，准尉老觉得像是在自己家作客，说话做事全得多加小心，更别想进屋不敲门了，稍一大意，报警的尖叫声马上就会把他赶回原来的阵地。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最怕别人暗示或讥笑他向女人献殷勤，所以走起路来眼睛总是朝下，仿佛丢了这个月的津贴。

“您别老皱眉头，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女房东对他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观察了一阵子以后说，“她们私下管您叫老头儿，您对待她们就像个老头好了。”

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这年春天刚满三十二岁，他决不承认自己是老头儿。他想了半天，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不过是女房东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的花招。正是她在一个春夜里融化了军运指挥员心头的冰块，现在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坚守这块已经拿下的阵地。

夜间，女射手们就用两挺四管高射机枪对准飞越上空的敌机猛射一通；白天呢，没完没了地洗东西，消防棚四周老是晾着她们穿戴的玩意儿。准尉认为这类装饰品挂得不是地方，便简明扼要地对基里娅诺娃中士说：

“这会暴露目标的。”

“可是有命令呀。”她不假思索地说。

“什么命令？”

“跟这有关的命令。命令中明文规定女性军人在任何战场上都可以晒衣服。”

军运指挥员无言以对：去她们的吧，别理这帮毛丫头！你只要一理她们，她们就嗤嗤地笑个没完……

天气暖和，没有一丝风，蚊子大量孳生，多得叫人离开驱赶蚊子的树枝就寸步难行。手里拿根树枝倒还没什么，对一个军人来说也无可非议，问题是不久以后，军运指挥员每到一个拐角的地方都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仿佛他真是老头儿似的——那可不好。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五月的一天，天气炎热。他刚转到仓库后面，就给吓呆了。一堆那样洁白耀眼，丰满而有弹性的肉体忽地闯入眼帘，羞得华斯科夫满面通红：以班长奥夏宁娜下士为首的一班八名战士全都一丝不挂地躺在军用防雨布上晒太阳。她们哪怕出于礼貌尖叫几声也好，可偏不吭声，一个劲儿地把脸往防雨布里扎，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只得一步步往后撤，活像一个从别人的菜园子里往外溜的调皮蛋。就从那天起，他一到拐角就咳嗽几声，仿佛患了百日咳。

他对这位奥夏宁娜早就格外留意了，因为她总是一本正经，从

来没有笑容，最多动动嘴角，但眼神仍是冷冰冰的。奥夏宁娜的神态有点奇怪，所以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婉转地委托女房东去了解情况，虽然明知道这差使不合她的意。

“她是个寡妇。”过了一天，玛丽娅·尼基弗罗芙娜撇了撇嘴向他汇报，“所以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您可以跟她吊膀子了。”

准尉没理碴儿，跟娘儿们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拿起斧子就往院子里走，没有比劈柴的时候更便于考虑问题了，而现在问题成堆，需要理出个头绪来。

首先考虑的，当然是纪律。是呀，这些战士既不喝酒，又不跟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这倒是真的。可是部队内部却是乱糟糟的，你听：

“柳达·维拉、卡坚卡^①——站岗去！卡佳，你领她们去。”

这能叫下命令吗？派战士去站岗，应当非常严肃地下命令，该按照条令的规定办。现在呢，这简直是藐视条令，必须加以制止。可是又怎样制止呢？他跟带队的基里娅诺娃谈了谈，她总回答这么句话：

“我们这样是经过批准的，准尉同志。司令员亲自批准的。”

这帮鬼丫头又来取笑人了……

“又在卖命哪，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波琳卡·叶戈罗娃正往这边院子里瞧呢。当地的娘儿们当中就数她放荡，上一个月里就过了四次命名日。

“你可别累着了，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我们这儿现在只剩下你一个男的啦，就像留着配种的一样。”

说着她就浪笑起来。她的领子没扣上，所以那对迷人的东西就牵拉在篱笆上了，活像两个刚出炉的小白面包。

“这阵子你可得像牧人一样到处转喽。这星期在这家，下星期去那家。对你的安排我们娘儿们已经谈妥啦。”

^① 卡坚卡：卡佳的昵称。

“波琳娜·叶戈罗娃，你得有点廉耻。你是军属呢，还是个骚货？要想着点自个儿的身分。”

“战争会把这笔账勾销的，叶弗格拉菲奇，不管是当兵的账，还是他老婆的账。”

事情就这么糟糕！该叫她搬走，可是怎样才能办到呢？到哪儿去找民政当局呢？她可不归他管。这个问题他已经跟那位一张嘴就大喊大叫的少校讨论过了。

是啊，该考虑的问题堆起来有两立方米，只多不少。而且每个问题都需要专门研究。非专门研究不可……

他几乎没有什么文化，这毕竟是一大障碍。当然喽，他能写会算，还能阅读，不过超不出小学四年级的程度，因为就在他快要读完四年级的时候，他父亲被熊瞎子咬死了。这件事要叫那群姑娘知道了，她们准会笑死！想不到吧，他父亲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毒气战中阵亡，没有在国内战争的军刀下丧生，也没有让富农的半截枪打死，甚至也不是寿终正寝——而是被熊瞎子咬死的！说到熊瞎子，她们恐怕只有在动物园里才见过……

费多特·华斯科夫，你是从大森林里出来的，好不容易才当上军运指挥员。她们呢，别看是列兵，都挺有学问，开口就是什么提前量啦，象限啦，偏移角啦。她们中间不少人是七年制中学毕业生，有的还是九年制中学毕业生，这从她们的言谈话语中就能听出来。九减四得五。原来他和她们的差距数比他的实有数还要大……

这些想法叫他发愁，于是他越发狠命地劈起柴来。这怨谁呢？难道说怨那头不懂事的熊瞎子……

说来也奇怪，以前他一直认为自己一帆风顺。虽然谈不上事事如意，倒也用不着怨天尤人。不管怎么说吧，他以不满四年的学历读完了团部办的学校，并且在部队里干了十年以后，获得了准尉军衔。在这方面他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可是在别的方面，命运对他就不尽如意，好像狩猎时在他四面八方都插上了小旗，把他围了起

来,有两次全部火力都对准了他,可是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岿然不动,没有垮下来……

苏芬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同卫戍区医院的一个卫生员结了婚。她是个爱说爱闹的女人,老想唱唱跳跳,还爱喝点酒。不过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小名伊戈里克,全名是伊戈尔·费多蒂奇·华斯科夫。这时苏芬战争开始了,华斯科夫上了前线,等他佩戴着两枚奖章回来的时候,他遭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打击:当他在冰天雪地里挨冻受苦的时候,妻子却和团里的兽医勾搭上,跑到南方去了。费多特·叶弗格拉菲奇二话没说就跟她离了婚,通过法院要回儿子,把他送到乡下母亲那儿去。一年之后,孩子死了。从那时起,华斯科夫总共笑过三次:一次是对给他授勋的将军;一次是对给他从肩膀里取出弹片的外科大夫;还有一次是对女房东玛丽娅·尼基弗罗芙娜,因为她领会了他的心意。

就是由于这块弹片,他才得到今天的职位。仓库里还存放着若干物资器材,没有安置哨兵。既然设立了军事运输指挥员这个职位,看管仓库的任务也就归他了。准尉每天巡查三次,拉拉门锁,并且每次都在他自己设立的小本子上写下同样的话:“设施查毕,完好无损。”当然还注明巡查的时间。

华斯科夫准尉自服役以来一直顺顺当当。直到那天以前差不多都是如此。可现在呢……

准尉长叹了一口气。

二

战前的事,丽达·穆什塔科娃记得最清楚的,就数那次在学校里同边防军英雄欢聚一堂的晚会了。虽然那天没有卡拉楚巴^①

^① 卡拉楚巴:苏联著名训练军犬专家。

出席，边防军带来的那条军犬的名儿也根本不是“印度人”，但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晚会刚刚结束，腼腆的奥夏宁中尉还同她在边境小城里那种用木板搭的、踩上去咚咚响的人行道上并肩散步呢。中尉当时根本还不是什么英雄，当代表是很偶然的，所以拘束得不行。

丽达也不是那种活跃的姑娘：她坐在台下，既没有去致欢迎词，也不表演节目。她宁可穿过一层层楼板，掉进老鼠成灾的地窖里，也决不会主动跟三十岁以下的来宾寒暄。她同奥夏宁中尉坐在一起只不过是碰巧罢了，两个人都绷着脸，目不斜视，不敢动弹。后来，晚会主持人带领大家做游戏，他们又碰在一起。后来，玩方特^①时一起输了，罚他们跳华尔兹，于是他们跳了一次舞。后来，两人又站在窗前。后来呢……是呀，后来中尉送她回家。

可是丽达捣了个鬼，带他走了一条最远的路。他照旧还是一声不吭，只管抽烟，并且每拿一支烟都要羞涩地请求她的同意。就是由于这种羞涩，丽达的心完全被征服了。

他们告别时连手都没握，只点了点头，仅此而已。中尉返回哨所后，每星期六给她写一封极短的信，而她每星期日回一封长信。这样一直到了夏天：六月间他到城里来了三天，告诉她边境上不大安宁，以后不会有假了，因此他们应当立刻登记结婚。丽达听了，一点也没惊讶，但是民事登记处的官僚们却不答应给他们办手续，因为丽达离十八岁还差五个半月。于是他们便去找城防司令，然后又去找她的双亲，到底遂了心愿。

丽达是她那个年级里第一个结婚的姑娘。她嫁的可不是什么平庸之辈，而是一个红军军官，并且是边防军呢，世界上简直没有比她更幸福的姑娘了。

她一到哨所，立刻被选入妇委会，还加入了各种小组。丽达学会了包扎、射击、骑马、投弹和毒气防御技术。一年后她生了个男

^① 方特：一种游戏。

孩(取名阿尔培特,小名叫阿利克),又过了一年,战争爆发了。

在战争的头一天里,她是少数没有惊慌失措、举止失常的人中的一个。她素来沉着稳重,但她当时能沉得住气,救护别人的孩子,却是因为五月间就把阿利克送到她父母那儿去了。

哨所坚守了十七天。丽达听到远处的炮声没日没夜地轰鸣着。只要哨所在,便能指望丈夫幸存,指望边防军坚持到援军的到来,同援军一起反击敌人。哨所里的人都爱唱这样一首歌:

夜幕降临,黑暗笼罩着边界,但谁也不能越过它,我们决不让敌人的猪嘴拱进我们苏维埃菜园……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仍然不见援军的到来,到了第十七天,哨所沉寂了。

人们想把丽达送往后方,但她要求参加战斗。大家轰她走,硬把她推上暖货车^①,可是过了一天,哨所副所长奥夏宁上尉固执的妻子又出现在筑垒地域司令部里。最后只好让她留下来当卫生员,半年后,她被派往团里办的高射武器学校受训。

奥夏宁上尉是在战争第二天清晨的一次反冲锋中牺牲的。这个消息,丽达七月份才知道,那时,一位边防军中士从被攻陷的哨所中奇迹般地脱身了。

上级很看重这位脸上从无笑容的边防军英雄的寡妻,一再通令表扬,把她列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所以也满足了她个人的请求——训练结束后把她派往原哨所所在地带,即她丈夫同敌人白刃格斗,英勇牺牲的地方。那时方面军已经稍稍向后移动,部队以森林为屏障,据湖抵抗,挖掘地下工事,坚守在原哨所与小城之间的某一地区,而这座小城就是当年奥夏宁中尉与九年级二班一位女生相识的地方……

① 暖货车:可以生火取暖,用来运送旅客的货车。

丽达如愿以偿，现在她满意了，就连丈夫的死也退居到心中最隐秘的角落里。她有了工作、职责和非常现实的复仇目标。她习惯于默默地、而又刻骨铭心地仇恨着。尽管她们高射机枪班尚未击落过敌机，但她毕竟把一个德国气球打了一串窟窿。气球顿时起火，缩成一团；射击校正手从气球吊篮中跳了出来，像一块石头似的坠向地面。

“打呀，丽达！……打呀！”女射手们喊道。

可是丽达等待着，十字标线一直没有离开那个下落的黑点，直到德国人接近地面拉开降落伞，心里正在感谢他那个德国上帝的时候，她才不慌不忙地踩动了击发踏板。高射机枪四管齐射，子弹干净利索地切断了那个黑色的身躯。姑娘们高兴得喊起来，都来吻她，她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为此她整夜发着颤。副排长基里娅诺娃几次给她倒茶，安慰她：

“好丽达，慢慢就过去了。我第一次打死敌人的时候，差点没吓死，真的。那个恶棍，我整整一个月都梦见他……”

基里娅诺娃是个勇敢果断的姑娘。还在苏芬战争期间，她就背着卫生包在前沿阵地爬过不止一公里了，得过勋章。丽达敬佩她的个性，但并没有同她特别接近。

其实，丽达本来就跟谁也不接近。她那个班里又是清一色的小团员。说的倒不是她们比她年轻，不是的，只因为她们太嫩。她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什么是母性，什么是痛苦和欢乐，老爱闲扯些什么尉官啦，亲嘴啦，现在丽达听了这些话就恼火。

“睡觉！……”一听到又有人倾吐衷肠，她就简短地呵道，“再说蠢话，我就让她站岗站个够。”

“何苦呢，好丽达，”基里娅诺娃懒洋洋地数落她，“让她们说吧，听着怪有意思的。”

“要是她们真谈恋爱，那我什么也不说。可像现在这样，找个墙角就跟人亲嘴——我是没法理解的。”

“那你就作个样子给她们瞧瞧。”基里娅诺娃笑了。

丽达马上不说话了。她简直不能想像会发生那样的事。对她来说,只有过一个男人,就是战争爆发后第二天黎明率领残存的哨所战士同敌人短兵相接,殊死拼搏的那个人;现在,男人已经不存在了。她瘦得厉害,连皮带上最后一个眼儿也用上了。

五月来临前,高射机枪班经历了一场恶战,她们同狡猾的“梅塞尔”^①苦斗了两小时。德国飞机背着阳光向高射机枪俯冲,火力凶猛。他们打死了一名弹药手——一个嘴里老是嚼着什么,长得胖而难看的翘鼻子姑娘;还打伤了两人,但伤势都不重。安葬的那天,部队政委来了,姑娘们都放声大哭。在坟前鸣枪致哀后,政委把丽达叫到一旁:

“班里应该补充人员了。”

丽达没有吭声。

“你们这个集体很强,玛格丽达·斯捷帕诺芙娜。你们自己也知道,妇女在前线称得上是个惹眼的目标,而且她们自己也有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

丽达还是不吭声。政委倒换着脚,摇来晃去。他点上一支烟,压低声音说道:

“司令部里有个军官——是有家室的,可是却搞了一个,就这么说吧,女朋友。军事委员知道以后,把那上校臭骂了一通,又命令我给那个什么女朋友,找个事儿干,让她待在一个优秀的集体里。”

“来吧。”丽达说。

第二天清早一见面,丽达对她便赞赏不止:高挑个儿,棕红色的头发,白嫩的皮肤;她那双眼睛却充满了稚气:绿莹莹、滴溜溜的,活像两个小碟子。

“战士叶芙根妮娅·科麦莉科娃前来向您报到……”

那天正好赶上洗澡,轮到她们班的时候,姑娘们在更衣室里瞅

① 梅塞尔:德国军用飞机“梅塞尔施米特”的俗称。

着新来的女战士，像是看一件宝贝。

“任卡，你可真是美人鱼！”

“任卡，你的皮肤像是透明的！”

“任卡，该给你塑个像！”

“任卡，你用不着带胸罩！”

“哎呀，任卡，真应该把你送进博物馆，放在黑丝绒上面，再加上一个玻璃罩……”

“不幸的女人！”基里娅诺娃叹了一口气，“把这么好的身段包在军装里——还不如死了呢。”

“是个漂亮的女人。”丽达小心地纠正她的话，“可惜漂亮的女人往往是不幸的。”

“你是在说自个儿吧？”基里娅诺娃冷笑了一声。

丽达又不吭声了。不成，她同副排长基里娅诺娃成不了朋友，怎么也不成。

可是跟任卡倒成了朋友。有一次，丽达事先未经深思，也没有加以试探，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身世向她和盘托出了。一半是想责备她，一半是想给她作个榜样，炫耀一下自己的爱情。可是任卡听了，既不表示怜悯，也没有表示同情。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这么说，你也有个人恩怨呀。”

虽然丽达很清楚她同上校的关系，可是现在听她这么一说，便问道：

“你也一样吗？”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妈妈、妹妹和小弟弟……全死在机关枪下。”

“碰上扫射了？”

“不，枪决。军官家属被抓起来用机枪处决。一个爱沙尼亚女人把我藏在对面的房子里，所以我全看见了。全看见了！妹妹最后一个倒下——他们还特别补打了几枪……”